

宅前屋后

崇明人喜欢种树,宅前屋后,田边杂地,只要有空隙,就见缝插针,种上适宜生长的树种。榆树,苦楝树,槐树,都是常见的树。有一种杨树,折一根枝,随便往土里一插,到了春天,就会生根,长成一棵树。这种树,长得快,但材质差,树形又不好,做家具是不合适的。榆树、苦楝树材质好,适宜做家具,但长得慢,性子急的人不太愿意种。种树的好处,是宅前屋后有了荫凉,树荫底下,凉风习习,其乐无穷。树多,知了也多,我们小时候,到了夏天,几乎所有的树上都有知了在鸣叫。知了的品种很多,但在我们乡下,常见的只有三种。一种是黑色的,叫起来单调乏味,声音不转弯,低且哑,听起来声嘶力竭。另一种是绿色的,比黑色的那种稍小一点,那叫声“yes 嗒——”,像婉转的花旦,好听,不知道学名叫什么,便依了它的叫声称它“yes 嗒”。但也不总是那样叫,当被抓住的时候,它就嘎嘎直叫

了,充分说明自由的吟唱和垂死的呼喊是有本质区别的。第三种,比花旦更小,灰褐色,在树上停留得也比较低,叫起来是连续的“吱——”的声音,轻声细语,羞羞答答。

知了是我们小时候的宠物,一个知了玩半天,直到它奄奄一息。抓知了也是小时候一项快乐的活动。那时候的夏天似乎比现在更热,大约是没有空调和电风扇的缘故,午睡一般多在灶间或中堂屋后,前后门都敞着,铺一块门板,或者干脆卷一张席子往地上一铺,就是床了。同样敞着的是睡觉的人,赤着上身,下身也只要一截短裤。为了不让孩子在中午毒热的太阳下乱跑,大人睡午觉,也逼着孩子睡。在知了的聒噪声里,往往孩子的眼睛闭着,心里却想着外面的世界,只等大人鼾声一起,便轻手轻脚地溜出去——小伙伴早已等得急不可耐了。

抓知了有几种办法,比较简便的是用一个尼龙丝袋套在铁丝做的

环上,再把铁环系在竹竿上,把竹竿伸过去,将铁环小心地对准知了,只要受惊的知了一起飞,准会落入圈套。可怜那知了,一秒钟前还在得意洋洋地吟唱,一秒钟后便成为别人手心里的玩物。更笨的方法,是直接上树抓,虽然成功率小,但惊险刺激。一帮孩子一方面把知了抓了,一方面也享受了爬树的快乐。在灶屋里睡觉的大人一觉醒来,发现孩子不见了,出门寻找,不是看见孩子在树底下仰头举着竹竿,就是在高高的杨树上趴着。所以那个年代村里的孩子有两个特征,一是黑,不但脸黑,周身上下都黑,黑得发亮,那是因为整日只穿一条短裤在太阳下行走的缘故;二是门牙总是缺一只或两只,那是因为大多有从树上摔下来的经历。缺了门牙也不要紧,反正换牙的时候会补上。

现在想想童年时代的快乐,许多与树有关,如今的孩子大都无法享受了。



水仙花(油画) 陈健

喜爱水仙的女人

□ 赵荣发

住在隔壁的老邻居搬走了,新来的租客是一对年轻夫妇。两人同在一所中学当老师,男的教语文,女的教外语,给人的第一眼感觉就是简朴大方。尤其是那位女主人,她的头发始终保持着本色,衣着鲜有名牌。然而,她也并非素面朝天。她的脸上总是化着淡妆,衣着看似随意,却又透着用心。春暖花开的季节里,她似乎又回到了少女时代。米色的亚麻混纺风衣配以白色的裤装,蛋青色的拎包,半坡跟黑色皮鞋,这样的搭配不仅穿出了简约清爽,而且具备了浑然天成的优雅气质。

慢慢地,我们两家人开始熟悉起来。第二年暑假,这对夫妇的学校里组织老师外出旅游,临时时,他俩找到我,把自家的信箱钥匙交给我:“赵叔,我们这次旅游要一个多星期,麻烦你帮我们把每天的报纸取一下,否则这信箱就肯定盛不下啦!”

我当即答应下来。这一取,我才发现,这对年轻夫妇订阅的报刊还真不少,既有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和全英文版的《上海日报》,还有《上海教育》《读者》等杂志。腹有诗书气自华,难怪这对年轻人举止文雅,与众不同呢。

一个多星期后,他们回来了,一见我下班,马上到我家取回了报纸和信箱钥匙,同时送给我一盒旅游地产出的茶叶。我不便推却,随口说道:“你们还来不及烧晚饭吧,要不,今晚到我家来将就一下?”

“不啦,我们已经把晚饭搞定了。”男主人一边抢着推辞,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女主人,不无自傲地说:“她的手巧着呢,烧饭做菜缝缝补补样样都会,就差不会造房子了。”女主人一下子被说得不知

好意思起来:“赵叔,你别听他瞎吹捧,我哪里有这么能干呢!”

我“嘻嘻”地笑出声来:“现在的年轻人,不靠外卖过日子已经够勤俭的啦!”

女主人听我这样说,不禁点点头:“赵叔,你挺会鼓励人的哦!我们将来用钱的地方多着呢,眼下的日子总得勤俭点才行。”想了想,又补上一句话:“再说了,日子是自己过的,舒服不舒服也不是光靠钱决定的。”

我的心怦然一动,一时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很快到了冬季,这一天我下班后回家,恰巧又在楼梯口碰到了这对小夫妻,见他俩手里都拎着一只塑料袋,我问:“买菜啊?”

男主人说:“是。不过,我们还去花鸟市场买了两盆水仙花。”女主人笑着接接口:“是啊是啊,我从小就喜欢水仙花。水仙花很好养的,要经常换换水,晒晒太阳就能开花,窗台书桌上放上一两盆,满屋里飘着香味呢!对了,赵叔,你喜欢吗?喜欢的话,你把这两盆拿去,我们明天再去买。”

我谢绝了,头脑里却油然浮起苏轼的《海棠》:“嫣然一笑竹篱间,桃李漫山总粗俗。”水仙不然。水仙不似海棠般妩媚,也无桃李之粗俗,最可赞叹的是,水仙对生长的要求并不高,散发出的香味儿却淡雅而隽永。

喜爱水仙的女人亦然。当下的网络语言,有不少十分走红,有人说,“人生的脚步常常走得太匆忙,不如坐下来,静赏花开,静听花语。”眼前这位喜爱水仙的女教师做到了这一点,从她和她爱人的身上,我看到了一种美满的生活——清浅时光,岁月静好,心境芬芳,时光总是美好的。

我眯着小眼,已经会笑。

他们因祸得福,反倒感谢我这个肇事驾驶员,闹得我好生尴尬,我点头又摇头、真不知说什么好。女青年看我对这撞出来的趣事似乎有点似信非信,便一口咬定说:“施师傅,你不要不相信噢,这事是真的,医生也解释不清是怎么回事。”

事故已了结,没了思想负担的我,不由得也笑了起来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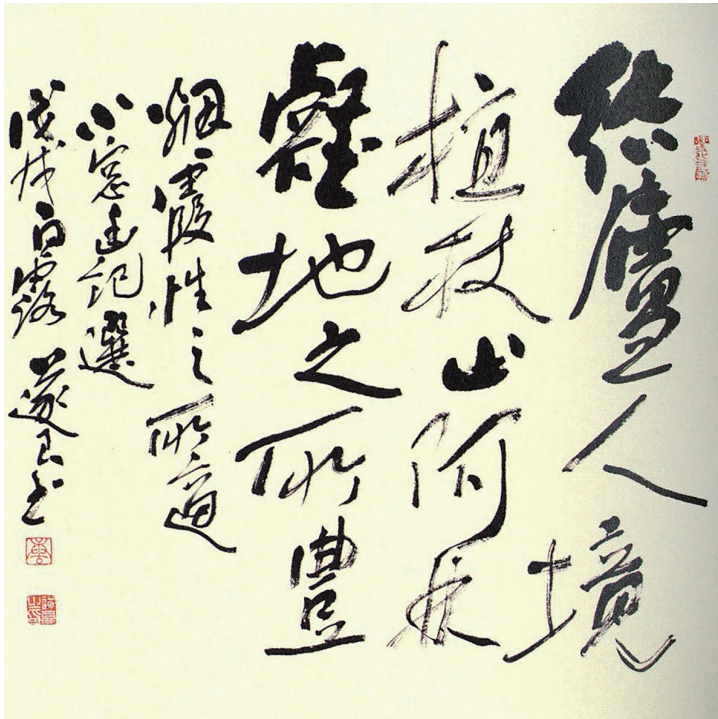
满子升落要生病

□ 北风

“七合头升落八合头命,满子升落要生病”里的“合”,音“鸽”。这一个“合”字,就是古代容量单位合、升、斗、石里的“合”。古代,十合为一升,十升为一斗,十斗为一石,一石重一百二十斤。“七合头升落八合头命,满子升落要生病”,崇明人是说一个人的命里,注定只能有七分、八分所得,如果超过这一个界限而成为十分,那么就要出现如生病这样的灾难了。

这样的话,看起来似乎就是一种宿命论,也像出自算命先生之口,但在实际上充满辩证法,是在讲一个人不要有过分追求、凡事适可而止的道理。“七合头升落八合头命”这样的命运,大约相当于我们在吃饭时讲的“七分饱”“八分饱”。饭究竟吃到什么程度为好?习惯的想法是把一个肚皮支撑足够了才对。真的到达这种状况,人其实要难过的,所以,理性的人认为吃一个“七分饱”“八分饱”就行了。这种情形,恰好可以移植到人生中来,让人生有一个七分、八分的满足就可以了。人常要追求满足,满足恰恰是相对的。再说,满了又要溢,适得其反。而如“七分饱”“八分饱”这样的分寸,实际上就是一种真正的满足,是长盛不衰的局面,常人也容易达到,可以成为一件皆大欢喜的事。

吃东西吃到“七分饱”“八分饱”的时候就停下来,其实是有些难的。肚子里还觉得装得下,又是可口的饭菜,此时此刻不顾诱惑而停箸,是需要特别的理智的。这种收敛,也就像财物已经集聚至“七合头”“八合头”,而且还在滚滚而来的时刻所做出的断然放弃。适可而止的关键,是一定要懂得“满招害,谦受益”的道理,在没有足够的时候就觉得足够了,然后就一脚把刹车踩下去。到充满时而且又是祸害显现时才停止,那是后知后觉了。



小窗幽记选(书法) 唐超良

撞出来的趣事

□ 施在隆

上世纪六十年代、我在农场开车时发生过一起两车相撞事故,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搭乘的一对年轻夫妇,从驾驶室被弹到马路边上。男青年手脚灵活,一骨碌爬了起来;女的已身怀六甲、她双手捂腹,侧躺在地,“喔唷,喔唷”的呻吟声叫得我胆战心惊。

人际间的关系往往就这么脆弱,刚才要我安排他们夫妻双双都坐进驾驶室,简直是“施师傅、施师傅”不离口,这时干脆把“施师傅”省略掉。“你是怎么开车的?你看看,我老婆出来时还好好的,现在被摔成这个样子。”我惶恐地向他们连连表示歉意,眼前的人伤车损,已让我六神无主了。

“现在怎么办?”男青年急吼吼要我表态。“等公安部门来处理吧。”“公安部门什么时候到?我们已买好南门十点半的船票。”还没等我回答,他即转身和孕妇咬了一会耳朵,接着就宣布对我的“处理决定”:“这

样吧,这次我老婆如有伤筋动骨,你要负责!分娩时如是难产,你也要负责!婴儿若有三长两短,你更要负责!”

这三个“负责”,就像商品的“三包”。我想,孕妇确是从我驾驶室掉下去的,我说:“应该负责。”男青年疑我轻诺寡信,“我不怕你讲话不算数,有车号你也走不掉。”说完他们另行搭车去南门码头。在惶惶不安中我熬过了两个月。

那天我开车去南门码头接回场“知青”,码头上刚放客,我一眼认出了上次搭车的他,只见他急匆匆向我走来。不好了,他要对我秋后算账了,我心头不由一阵哆嗦。但当他走到我跟前时,我绷紧的神经马上放松了,他紧握我双手,“施师傅,那天我们错怪你了,今天向你道歉、并且还要好好谢谢你呢!”我听得一头雾水,这道歉尚可以,但“谢”从何来?

男青年看我迷惑不解,便把前